

開放文學 – 江湖俠義 – 蜃樓外史
第十九回 董天林巧使迷光鏡 沈楚材連發掌心雷

彼此長拳短打，不防妖法傷人。鍾兒閃處險遭擒，逃得英雄性命。幸有仙師秘授，五雷正法施行。強徒惡貫總該盈，始信狼中更狠。

卻說楚材同了楊德明回到台下，忽然吃驚，恰是何故？看官有所不知，原來方才楊德明跌下擂台之後，鄭遷當作已著他的暗器，心中得意非凡。後來忽見德明爬起，就知是沒有著標，不覺大怒，意欲追下擂台，將他擒捉。卻又從沒有追下的道理，只得在台上千奴才、萬奴才地連聲辱罵，想要激惱於他，使他重復上台，可以趁便傷他性命。誰知他竟頭也不回去的了，因此愈覺憤怒，對著台下不絕口的大罵。

鵲橋方才本欲上台，多次因被楚材阻住，只得暫為忍耐，此時聽得送遷大罵，又見楚材走開，便也不管什麼，暗暗地溜至台下，猛可望台上跳去。文龍看見要想喝住他，已是不及，只得任他上去與鄭遷比較。不期走了十餘個回合，董天林坐在那裡著得清楚，知道他又是個勁敵，又不好出場幫助，忽然想著身邊有一樣暗器，多時沒有用，今日看這光景，只得將它一用，以助鄭遷成功，因此便悄悄地從豹皮囊中摸出一件東西，名叫紫金飛電抓，形如小蟹，飽浸毒藥。若中在人的身上，重則立時倒地，輕則也要重傷。因此他便暗暗地剛欲發出，也是杜鵲橋命不該絕，恰巧楚材同著楊德明回到台下，忽地看見董天林將手舉起，不覺吃了一驚，知道必有緣故，忙將袖中所藏的弩箭取出，照准董天林手腕上打來。那董天林一心在鵲橋身上，卻不防刺斜裡有此一箭，幸而還算他的眼快，連忙將手一縮，可可地那支弩箭直射在紫金飛電抓的上面，便不知不覺地，連箭帶抓一總打到台下去了。下面看的人忽見台上落下一樁東西，正不知是何物件，慌忙拾起大家一看，認是董天林一人所發，不覺鼓噪起來道：「原來那個台主要放暗器傷人的，也算那個上去打擂的人福氣大，沒有被他打著。」董天林聽了眾人鼓噪的聲音，氣得口都開不出，欲要辯白，又無可措詞，只得當作沒有聽見，默默地坐在椅上呆看。

此時鵲橋耳中雖聽得，卻不知何故，況又在交手之際，是以並不理會。那個送遷卻知道是董天林暗中相助，只不知為何反落於台下。以致被人鼓噪。卻不道心中思想，手中便覺遲慢，早被鵲橋跨進一步，攔腰一把將鄭遷抓住，要想將鄭遷舉起望下摔去。那個鄭遷嚇昏了，連忙用力掙住，將鵲橋也是一把抓住，兩個人竟是扭作一團地廝打。此時董天林在座上看得清楚，實要熬不住了，將身跳起，直奔鵲橋而來。鵲橋見了，恐怕吃虧，只得用盡平生之力把鄭遷望外一推，那知用力太猛，適被鄭遷扭住，竟與鄭遷一齊滾下台去了。楚材同文龍一見，慌忙搶將過去。鄭遷見來勢厲害，即忙將鵲橋推開，趁空兒復向台上跳去。鵲橋方欲追上，早被楚材拉住道：「你真不知死活，方才董天林放暗器的時候，不是虧我看見，暗用弩箭打掉，只怕你此時的性命已不知到那裡去了！」鵲橋見說，才知道方才人鼓噪的緣故原來為此，方不敢再上台去。

那董天林見此光景，想著方才有人將自己的暗器打掉，知道今日必有能人到來，若待那個能人上台，便不好收篷，須得回山想個善全計較，方可無礙。因此眉頭一縐，頓時計上心來，特地走至台口喝道：「天下英雄聽者，今日為時已晚，且請各自回去，明日請早此到來較手便了。」說畢便同鄭遷一齊跳下擂台，帶領嘍兵跨上馬回山而去。這裡楚材方欲上台，忽然聽見董天林這一番說話，料想今日不能傷他性命，只得同著文龍鵲橋，邀請楊德明，依然回至昨晚借住的所在住下。與楊德明談了半日的說話，大家十分投契，各恨相見之晚。於是大家撮土焚香，拜為弟兄，不提。

再說董天林同了鄭遷回到山上坐下，不覺長歎一聲。鄭遷問道：「勝敗亦屬常事，大哥何故長歎？」董天林道：「賢弟有所不知，愚兄那一晚得其一夢，曾經與賢弟等說知，當時已知不祥，不料今日登台，果傷楊賢弟性命。因此愚兄料定，來的那人必是特來與俺作對的人，恐怕台上所懸的迷光寶鏡，也要被他們破掉。故此俺只得將計就計，暫時回山，商議一個良策，然後可保無事。說完便問手下，嚴府撥來的兩個師爺現在哪裡，為何不見？」當有伺候的嘍兵稟道：「現在後山操演人馬，待小的去請來就是了。」說完便走至後山相請。

只見那兩個正在後山空地上比武，嘍兵不敢便上去說，直待他兩個比完了武，方上去說道：「董大王今日在擂台上逢著敵手，楊大王已經傷命，心中萬分不快，故特著小的到來相請。」兩個人聽了，不覺暴跳如雷道：「楊頭領有這般本事，怎麼會得失手，殊屬可惱！我們且去見董頭領，看是如何！」說完便隨了那個嘍兵一同來至前山，望聚義廳上而來。

看官可曉得這兩個人究竟姓甚名誰，為什麼又稱是嚴府撥來的人？原來這兩個卻是嚴嵩府內超等的保家師爺，一個叫朱文忠，一個叫朱文義，卻是同胞弟兄，馬上俱有萬夫不當之勇，惟步下拳腳稍遜，本是響馬出身。嚴嵩因愛他槍刀嫻熟，特地用他在家作為府中武教習的頭兒，近因嚴嵩之子世蕃欲圖大事，又知董天林本領超群，故著他兩個到來，明為幫助，實則欲監住董天林，以作自己後日之用。當下朱文忠朱文義兩個趕至聚義廳上，與董天林敘禮畢，細詢今日台上之事。董天林便將方才的事情詳細的說與他兩個知道，又道：「看將起來，內中一定有與俺們作對之人。況楊賢弟已死，豈非傷俺一臂？為今之計，欲將奈何？因此特請二位到來商議，不知有何妙計可以安善無事？」朱文忠道：「頭領且請放心，俺想今日雖被他們取勝，然頭領之迷光鏡尚未施展，若使將出來，安知便為他們所破？俺愚見不如明日頭領上台，俺弟兄二人各帶孩子一百名伏於台之左右，只作壯台上的聲威。若有暗中與頭領作對之人，俺們弟兄兩個就此殺出，那時任憑他們有多少英雄，諒必非俺們的敵手。這個計較如何？」董天林大喜道：「此計大妙，明日竟照此而行便了。」朱文義道：「哥哥此計雖好，只是他們到來又不通名，又不通姓，看的人又是人千人萬，曉得那個人是同俺們作對的？若然被人看破，豈非反損俺們台上的聲名？俺愚想來到不如明日趁他們沒有防備，把山上的孩子總帶下了去，不論什麼人，殺他個乾乾淨淨，豈不是好？」董天林道：「這卻不可，若照如此，往後還有人來麼？若令兄的計較雖非陣平六出，然事到其間，正是沒奈何的時候，也只得暫且一用。至於聲名不聲名，也顧不得了。」

此時鄭遷坐在旁邊聽他們的議論，只是笑而不言。董天林忽然回頭看見了，便問道：「鄭賢弟為何只是袖手冷笑，不贊一詞？莫非他兩位所說的話均不完善麼？」鄭遷道：「並非笑他兩位的較計不善，只是他們既來與俺們作對，定然本領高強，若然董大哥不能勝他，還有何人可勝？就是傾山的孩子們下去，恐怕還不濟事。」董天林道：「鄭賢弟所說的話卻也不差，請問計將安出？」鄭遷道：「俺們方才回山的時候，見與俺交手的那個大漢同了楊兄長的那個書生，又同著兩個文縐縐的人一齊向西北角上而去，想來均是一起的人。俺因想著楊兄長慘死，急欲報仇，故此即差一個精細的孩子叫他遠遠地跟著他們下去，看他們住在那裡，速來回報。俺想得能知道了他們的住處，就可以等待時間，悄悄兒地前去行刺，還怕不能將他們的首級取來麼？此事若能成就，又是乾淨，又不費力，聲名又不損壞，豈非一舉而數善皆備？大哥你想如何？」

董天林聽了，不覺極口稱贊道：「究竟鄭賢弟想得週到，愚兄哪裡有這般妙計。只是你打發去的孩子，不知可能看明他們的住處？怎麼此時還不回來呢？」鄭遷道：「那個孩子已經去了許久，料想目前也該回來了。只須訪明他的住處，便可前去下手。」正說之間，忽見方才差去的那個嘍兵回來，對鄭遷稟道：「適才小的奉命探看那些人的下落，當即暗暗跟隨他們下去，原來他們一行共六個人，看其光景像是四主二僕。一路上聽他們所說的話，傷我們楊大王的那個人卻不像是他們一伙，後來見他們一同到西面第七個村子裡頭一戶人家住下，不多一回又見那家走出一個老頭兒來，手提籃子酒瓶，像是出去沽酒買菜的光景。小的當即細看，好得那個村裡就是他們一戶人家，我們若然要去替楊大王報仇，卻是極秘密的，停回待小的引領前去就是了。」鄭遷聽了不覺大喜道：「大哥你看如何，豈不是天助俺們麼？少停待小弟一個人悄悄前去，見機行事，管教今夜定可成功。」董天林道：「話雖如此，只是賢弟一個人前去，他們人多，恐怕寡不敵眾，倒不如多帶些人去，也好幫助，省得他們或有漏網，也是不了之事。俗語說的斬草不除根，逢春依舊發。得能借此一網打盡，豈不是好？」鄭遷道：「這卻斷斷不可，想他們都是武藝高強的人，若然與師動

眾前去，反要吃他們防務，非但不能成功，竊恐轉露痕跡，倒不如悄悄而去，乘他們睡的時候，將他們一刀一個，豈不省事？」董天林道：「既然如此，可要再去一人與你巡風如何？」鄭遷道：「這倒不消，是俺一個人去的好。」說畢便命左右快去備辦酒飯，吃飽了好去幹事。

不一回已將酒席擺出，鄭遷便與董天林、朱文忠、朱文義四人一同入席。飲酒飲了多時，談論些閒話，鄭遷忽然問道：「大哥今日為甚不用迷光寶鏡，反有懼怕的意思，卻是為何？」董天林道：「賢弟有所不知，我這迷光寶鏡當日蒙仙師傳授之時，又將一物名叫紫金飛電抓與俺，曾經再三囑過，此抓與寶鏡從一個爐中煉出，倘遇敵人厲害，將抓放出便可取用，若此抓失去，迷光鏡便不得輕用。方才俺正欲用那抓助你之際，不知被何人用什麼東西，暗將俺的寶抓打失，是以俺不敢再將寶鏡輕用，只得暫且回山，再作道理。」鄭遷道：「小弟正想大哥方才不用寶鏡，遽然回山，必然另有一個緣故，原來果不出小弟之所料。只是小弟此去，或能托大哥虎威將這幾個斬首，便可除卻心腹之患。若然不能，則小弟之性命亦必為他們所傷。今特稟明大哥，如小弟天明不回，性命必然不保。大哥明日登台也顧不得許多，只得且將寶鏡施展，與小弟報仇。小弟雖死亦感哥深情。」鄭遷這幾句話說畢，頗有凄然之意。

董天林慌忙安慰道：「賢弟盡管放心，吉人自有天相，此去定可成功。倘有三長兩短，愚兄決不肯與他們干休，也要盡著這性命拚他一拼，豈惜這幾面寶鏡而不一用哉！」正說之間，董天林忽然連打了兩個噴嚏，不覺詫異道：「俺生平從沒有打過噴嚏，今日連打兩個，難道又有何不吉之事麼？這道有些明白了。」鄭遷笑道：「打噴嚏亦人之常事，何足為奇？這是大哥多心，以致有這許多疑慮。」董天林見說，也就罷了。他那裡曉得，此時正是楚材等各人同著楊德明在彼議論明日定要将他除掉之事，是以有此警報。

如今且把董天林鄭遷等攔過一邊，再說楚材等一行人仍在那個老者家裡住下，與那楊德明歡呼暢飲的吃酒談論中間，異常投機，直吃到二鼓將殘，方才罷席。漸漸地又說到打播之事，說明日登台定要将董鄭兩人傷命，方可除後日之患。只是他台上懸的寶鏡，恐有什麼玄虛，大家須要當心。杜鵑橋道：「不防！俺想寶物最忌污穢，明日待俺帶一包狗糞前去，把他這鏡上盡行塗了就是，他要施展也沒中用的了。」文龍笑道：「你不要說這呆話了，人家若怕這個，還肯把來懸在台上麼？不過他今日自己沒有出手，卻是有些奇怪。明日我們一同前去，諒也不妨。」鵲橋道：「俺正忘了，你同沈大哥都有法術的人，怎麼今日也不施展出來？」文龍剛欲回言，忽聽得房上的瓦片突然一響，此時座中各人均各聽見。鵲橋道：「待俺出去看看是什麼東西。」這句話還漢有說完，早已一個箭步躡至天井中，抬頭往房上一望，只見房上站著一人。剛欲飛身躍上，不期上面颯地一聲打下一塊石子來，正中鵲橋肩上。鵲橋哎喲了一聲，望後就倒。

看官可曉得房上這個人究竟是誰？原來就是鄭遷。他與董天林商議定了，就叫嘍兵引路，來到這裡，命那嘍兵回去，自己即躡上房去。往下一看，只見裡面房中點得燈燭輝煌，有好幾個人在裡。他就往房上一伏，留心細細看去，卻見傷楊滔的那個書生同著三個人在那裡講話，講得異常熱烈。就是與自己交手過一同跌下台來的那個大漢，也在其內，方知是他們一黨的人。他本欲候他們都睡熟了，方才下去動手，故此此刻且在房上爬伏側耳細聽。約有半個更次的時候，聽見下面講論的說話都是明日破寶的計較，又聽見鵲橋在那裡說沈大哥會法術的話，不覺暗暗吃驚，想著大哥日間不放迷光寶鏡，確有識見，意欲回去通個信息再來，以便大哥預為準備。想定主意剛欲轉身，不期腳下一滑，那房上的瓦片就此一響。若論別人還不能聽見，因他們都是行家，所以聽得清楚。只因鵲橋莽撞了些，以致被鄭遷打了一下鵲卵五光石打倒在地。

當下裡面都聽見了，楊德明便要出來，被楚材拉住悄悄說道：「你從後面暗暗上去，不要驚走了他。」又對文龍道：「你且慢慢地出去。」文龍乃故意喝道：「莫非房上有了人麼，怎麼杜賢弟跌倒了？待俺出去擒來！哎喲，俺的寶劍哪裡去了，童兒快些與俺尋來，不要被逃走了！」那個鄭遷在屋上聽見了，忙又在身邊取一塊鵲卵五光石來，握在手中望著下面，專等屋中的人出來打下。不期等了一回，只聽見聲音，不見有人出來。正在疑惑之際，忽地有人在背後用了一個蹠子腳在腿上踹了一下，頓時覺得疼痛非凡，站立不住，一骨碌便跌將下來。恰巧鵲橋爬起之後，正在躊躇上屋去報仇，見他一個狗吃屎的跌將下來，便不管他什麼人，趕上前去照著鄭遷背上就是狠命地踢了一腳。那個鄭遷正被楊德明踢傷，又從屋上跌下，已是半死半活，哪裡還經得起他加上一腳？頓時筋骨齊斷，口中鮮血往外直噴。鵲橋見了恐他要逃走，索性用兩隻腳一起在他背上重重地又踢了幾下，不要說一個鄭遷，就是幾個鄭遷也被他踢死了。等到楊德明從屋上跳下來看時，鄭遷已是氣絕。

楊德明道：「你怎麼將他踢死，可曉得沈大哥還要問他口供哩？」鵲橋笑道：「不曉得這個戎囊子恁地沒用，不多幾下他就死了。也罷，且待俺提將起來，看他一看，究竟是個什麼人。」此時楚材、文龍一齊趕至跟前，鵲橋剛將死屍提起，楊德明眼快，早已看見，不覺吃驚道：「原來就是方才與俺們交手的那個鄭遷。幸虧知覺得早，沒有被他暗算，不然還當了得？」楚材道：「且把他身上一搜，看有什麼東西。」鵲橋剛欲將鄭遷身畔搜檢，不料把他才一翻身，忽聽得嗆的一聲，鄭遷身上落下一件東西來，慌忙拾起看時，卻是尺餘長極鋒利的一口匕首。鵲橋道：「俺正要這件東西，承他親自送來，倒要謝謝他哩。」說罷又從鄭遷身上搜出一個皮鞘，一個石袋。鵲橋道：「這卻一總要叨惠的了。」就在他身上解下，係於自己腰間。楚材道：「擂台比武亦是常事，何以他竟到來行走？想必定有什麼緣故。如今且不要管他，只是那個屍首怎生把他打發，免得貽害這裡房主，方是道理。」文龍道：「這卻不妨，好得這裡離雙龍山不遠，我們何不就把這個屍首丟在他的山下？也使董天林知道我們的厲害。」鵲橋道：「這個計較甚好，待俺來送他回去。」說畢便叫張武沈方兩個快去尋兩條繩子來，把他紮縛了，好送還他去。

此時房主人因年紀高大，早已睡覺，文龍恐他吃驚，叫兩個童兒不要去驚動於他。因此兩個童兒不好去向那老者取討，只得自往尋覓。哪知尋來尋去，繩子竟一條也沒有。鵲橋急了，只得把鄭遷的衣服剝下，將鄭遷肢解了四塊，就用鄭遷自己的衣服包紮起來，又取一牀大單被包成一個大衣包的模樣，取一條帶子紮好了，提將起來，直望雙龍山腳下而去。好得時候已是三鼓以外，所有雙龍山的嘍兵盡在山上，沒有一個下來，因此鵲橋放大了膽，便把來丟在山腳之下，飛奔回去，與楚材等說明了，再把地上的血跡揩抹乾淨，然後暫為睡覺，專候明日上台，看董天林怎樣。這且丟過不提。

再說董天林在山上同著朱文忠、朱文義兩個慢慢飲酒，等待鄭遷佳音，等了許久，只覺得心驚肉跳，坐立不安。好容易候到天色黎明，仍不見鄭遷回來。正在著急之際，忽見一個巡山頭目急急匆匆地走到跟前，跪下稟道：「小將方才帶領孩子們從山腳巡過，忽見有一個大大的衣包丟在路旁，小的上前細看，見有血跡映出，又是沉甸甸的，不知何物。小的不敢開看，故命孩子們扛抬上山，請大王爺示下。」董天林聽了，心中不覺突突地跳了一陣，忙叫快快取來一看。頭目領命，即叫嘍兵速將衣包抬來，不一時已見抬至面前。董天林望去，覺得詫異，連忙立起，叫朱文忠弟兄將這衣包打開。不期那包還未打開，早覺一陣血腥衝出，及至打開一看，見是鄭遷的屍首，已經肢解了四塊。董天林不看猶可，一看了時，不覺大叫一聲，望後便倒。

朱文忠弟兄見董天林跌倒在地，昏暈不醒，知道是因見了鄭遷屍骸傷心之故，即忙趕過去，將董天林扶起，連叫：「大王醒來！」叫了有半刻工夫，董天林方才漸漸甦醒，大哭道：「哎喲俺的鄭賢弟呀，你怎麼死得這般慘傷！好狠心的惡賊，既然殺死了他也罷了，還要把他肢解了送來氣俺，豈不是有意與俺作對麼？快起傾山人馬，仍命昨日領他去的子領了前去，將他們一個個地活捉上山，待俺親自取他們的心肝，祭俺的鄭賢弟，方消俺心頭之恨。」朱文忠勸道：「大王且息雷霆之怒，略罷閃電之威，俺想這事聲張起來，反壞自己門面。況今日大王登台，他們斷無不再來的道理。等他們登台的時候，不論什麼人，只須大王用起法寶，來一個擒一個，來一雙擒一雙，哪怕不能報仇雪恨呢？何須興師動眾的前去，反致動人耳目。」董天林聽了歎口氣道：「俺早知昨日所來的人有些怪氣，是以不敢輕用寶物，哪知果然不妙，連傷俺兩個賢弟。今日也說不得了，只得上台去與他們拚個死活。」因命嘍兵且將鄭頭領的屍首抬往後山掘土掩埋，得能活捉仇人，再往致祭。又對朱文忠弟兄道：「你們兩個各帶孩子二百名屯紮台下左右，只作保護擂台，如有不妥，看俺舉手為號，便一半上台幫助，一半阻住他們羽翼。」說罷即與朱文忠弟兄帶了四百嘍兵下

山，命朱文忠弟兄在台下左右分開，自己便上擂台等候。

只因時候尚早，故此人還不多，等了一回工夫，方見有無數的人陸續到來。即忙仔細在人群中留心一看，卻見昨日那個書生同著那個大漢一行四五個人，一同到來。真是仇人相見，分外眼明，意欲跳下台來將他們抓上台去，方稱心願，無奈昨晚鄭遷行刺的事不好直言，只得暫且忍耐。直等到楊德明等一行人將至台下，他便立至台口，故意望下大喝道：「呔！台下聽者，如有真正本領之人，方准上台比武，或有昨日跌下台去的東西，今日休得到來丟臉。若然再要上台，俺亦定要將他抽筋剝皮，祭俺這只擂台。」此時楊德明同著楚材、文龍、鵲橋等在台下聽得清楚，德明對著楚材笑道：「大哥聽董天林的說話，全是反激著俺們，可知他的死期到了。俺們今日那位先上台去？」鵲橋道：「俺倒不信他的厲害，仍是俺上去會他吧。」楚材道：「你既要上去，一切自己小心，可知他今日深恨著俺們幾個人呢！」文龍道：「不妨，待他上去交手的時候，我們大家留心著，暗暗地幫助他就是了。」

鵲橋見說，慌忙跳至台上，對董天林道：「你這不知死活的東西，俺今特來會你！」董天林一見知道就是昨日上台過的，因急欲報仇，也不問他名姓，就把門戶使開，趕來與鵲橋動手。兩個人躡奔跳躍，閃轉騰挪，忽上忽下，約走了十餘個回合，董天林忽然往下一敗，將指望擂台四角一指，口中念動真言，大喝道：「賊徒照寶！」杜鵲橋剛欲趕去，忽見台中所係的物件並那四角係的鏡子，霎時間放出五道白光，有如五條白蟒相似，直望鵲橋面上衝來。鵲橋一見嚇得魂不附體，意慾望下逃生，卻又滿台都是白光，莫辨出路。而且渾身麻木，覺得寸步難移。只急得滿頭是汗，極喝連連。楚材在台下看得清楚，即忙暗暗念動真言，將兩手向台上一放，霎時間平空起兩個霹靂，把台上係的鏡子震碎一半，那白光就覺稀少。此時鵲橋正急得沒法之際，耳中忽然聽得大震了兩聲，頓時眼前清亮，看那董天林時，已跳至跟前，咬牙切齒地大喝道：「好惡賊，怎敢用左道妖術，傷俺法寶？不要走，吃俺一拳。」說時遲，來時快，早已將升籬大的拳頭，從鵲橋頭上打下。鵲橋見招架不住，只得側身躲過，意欲跳下台去，哪知台上還有幾面未碎的鏡子，又被董天林念咒催動，頓時白光又來，把個鵲橋纏住，鵲橋不覺一暈跌倒。台上董天林大喜，慌忙舉拳打下，只聽拍的一聲！要知鵲橋性命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